

神医

阿彩〔著〕
下

她天赋异禀，惊才绝艳，行医江湖
他是当朝九皇叔，生而高贵，斜睨天下

中国移动“咪咕阅读”
征文大赛导师阿彩成名之作

作品人气累计过亿

同名电视剧正在拍摄之中

“此生，遇上你真好！”

凤轻生

③ 不负江山不负卿

「啊……」凤轻生尖叫一声，
旋转一圈后，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，
抬头正好看到九皇叔暴怒的眸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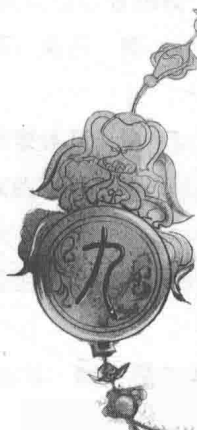


神医

阿彩【著】
▲下

凤轻尘

③ 不负江山不负卿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医凤轻尘. 3, 不负江山不负卿 : 全二册 / 阿彩

著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104-6431-7

I. ①神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5354号

神医凤轻尘. 3, 不负江山不负卿

作 者: 阿 彩

策划编辑: 张铁成

责任编辑: 佟 萌

责任印制: 王宝根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×980mm 1/16

字 数: 731千字 印 张: 38

版 次: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6431-7

定 价: 75.00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神医

凤轻尘



- 第一章 此生，遇见你真好 / 1
- 第二章 求娶凤轻尘为妻 / 15
- 第三章 棺材里面的东西不送 / 28
- 第四章 悲伤逆流成河 / 42
- 第五章 九皇叔夜探香闺 / 54
- 第六章 赈灾夺民心 / 65
- 第七章 未婚夫找上门 / 78
- 第八章 九皇叔拈酸吃醋 / 93
- 第九章 为什么不早点来 / 106
- 第十章 天下最尊贵的兄弟 / 126
- 第十一章 大公子的骄傲 / 146
- 第十二章 不该有的试探 / 164
- 第十三章 风起云涌玄霄宫 / 180
- 第十四章 轻尘，我们私奔吧 / 200
- 第十五章 大公子该娶妻了 / 215
- 第十六章 天下第一杀手 / 226
- 第十七章 对战西陵第一高手 / 243
- 第十八章 血雨腥风满京华 / 259
- 第十九章 最特别的他 / 274
- 第二十章 杀伐果断的大公子 / 289

目录

CONTENTS

神医凤轻尘



- 第二十一章 相爱容易相处难 / 301
- 第二十二章 权利斗争下的牺牲品 / 314
- 第二十三章 东风压倒西风 / 327
- 第二十四章 美人不高兴 / 341
- 第二十五章 这锅我不背 / 361
- 第二十六章 绝不让你独活 / 374
- 第二十七章 唯愿岁岁长相见 / 391
- 第二十八章 陪我去暖房吃一顿饭 / 408
- 第二十九章 做多了就是屠夫 / 419
- 第三十章 期待奇迹的降临 / 433
- 第三十一章 兴师动众的一顿饭 / 447
- 第三十二章 求人要有求人的样子 / 461
- 第三十三章 跪倒在凤轻尘的裙摆下 / 475
- 第三十四章 九皇叔火海失态 / 487
- 第三十五章 前朝后人浮出水面 / 501
- 第三十六章 棋中棋局中局 / 515
- 第三十七章 皇城流血夜 / 529
- 第三十八章 被中止的婚礼 / 544
- 第三十九章 骑鹤下江南 / 558
- 第四十章 集百家之长救太子 / 578
- 番外 大公子王锦凌 / 599

CONTENTS 目 录 下

第二十一章 相爱容易相处难

风轻尘早上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居然被一个男人抱在怀里，差点被吓死，闻到熟悉的竹香后，知道是九皇叔，莞尔一笑，轻轻地移开腰间的手，哪知她一动九皇叔就醒了。

“别动，本王病了，需要休息。对了，王锦凌已经没事了，你可以安心了。”估计是刚睡醒的原因，九皇叔的声音带着一丝柔儒，和平时的清冷缓慢完全不同，仿佛在撒娇一般。

得知王锦凌无事，风轻尘高悬的心顿时放下了，配合地道：“好，不动，你再睡会儿。”

“嗯。”九皇叔满意地道，把头埋在风轻尘的颈脖间，不多时便气息平稳、绵长，竟是睡着了。

风轻尘一愣，随即面露心疼之色：“这人是多久没有睡过好觉，才会这么快就睡着了。”

风轻尘心疼九皇叔，有心让九皇叔多睡一会儿，便一动不动地任九皇叔抱着，不多久自己也迷糊过去了。

院外的丫鬟下人急得跳脚，可偏偏没有一个人敢吱声，也不敢进去打扰。

云潇和两位大夫早早地起来，本以为今天可以走了，结果等到中午也没见到风轻尘和九皇叔的身影，只好继续在风府待着了。

待到两人醒来时已是正午，风轻尘为九皇叔整理衣服时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你今天怎么不早朝？”

九皇叔最近很惨，天天都要上早朝，先前在这里住，早上都会早早地走。

“本王病了。”九皇叔明明精神抖擞，不见半丝病态，可这句话他偏偏说得理直

气壮。

“你就装吧。”凤轻尘自知说不过九皇叔，也不想搭理他，帮他打理好衣服后，便道，“我去看看宇皇子和锦凌。”

“本王没有告诉你吗？昨天晚上本王就把王锦凌送走了。”九皇叔很坏心地等到凤轻尘走到门口才说道。

“送走了？”凤轻尘身形一顿，连忙转身问道。

“怎么？担心本王会弄死他？要不要本王带你过去看着他？”这话绝对是讽刺，凤轻尘要敢说去，九皇叔肯定会折腾死王锦凌。

凤轻尘顿时一个激灵，看到九皇叔眼中那意味不明的笑，明白自己在这个时候可不能乱说话，连忙道：“有你看着，我还担心什么，没别的事，我先去看宇皇子了。”

说完，拔腿就跑，就好像有恶鬼在身后追她一样，路上遇见丫鬟、仆役，不等对方行礼，她就溜烟地跑没影了。

“姑娘这是怎么了？”下人一脸不解。

他们家姑娘一向成熟稳重，小小年纪就有一家之主的风范，就是宇皇子和大公子同时来看病，也没有看到她慌成这样。

下人摇了摇头，表示不解，待到九皇叔眉眼带笑地从凤轻尘的房间走出来，下人才明白，他们家姑娘这是害羞了。

西陵天宇昨天先是被凤轻尘恐吓一通，接着又被九皇叔剥削了一番，这会儿人正蔫蔫的，见到凤轻尘进来，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，除非凤轻尘问，不然绝不多说一句话。

凤轻尘以为自己昨天把话说得太重了，也不敢触西陵天宇的霉头，怎么说西陵天宇也是尊贵不凡的西陵嫡后之子，自己昨天那席话虽说是为他好，可终究是难听了一些。

可此时她若再对他说些安慰的话，又担心西陵天宇会以为事情不严重，索性她一句话都不说了，只提醒下人，小心服侍好西陵天宇，有事立马找她。

回到饭厅，九皇叔与云潇已经入座，只等她来就能开饭，九皇叔目不斜视、一脸严肃，云潇见凤轻尘进来，朝她眨了眨眼睛。

不知是心虚还是怎么了，凤轻尘怎么看都觉得云潇是在调侃她，耳根微红，连忙别开脸，不敢与云潇对视。

九皇叔自顾自地吃饭，完全不看别人，凤轻尘时不时地偷看他一下，却得不到回应，凤轻尘拿不准九皇叔是不是生气了，一顿饭吃得毫无味道。

好在吃完饭后，九皇叔没有继续留下来，而是去找西陵天宇了，风轻尘暗暗松了口气，端起桌上的茶猛灌一口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云潇明知故问，风轻尘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为了转移云潇的注意力，风轻尘道：“正好你来凤府了，我找你谈点正事。”

“什么正事？”云潇微微后退，一副防备的样子。

他怕风轻尘问他王锦凌的事情，这种事别说他所知甚少，就算知道很多，他也不能说。

表现得这么明显，风轻尘鄙视地瞪了云潇一眼：“你放心，我不问王锦凌的事，也不管王家的事，九皇叔既然出手，王锦凌就不会有事，王家也轮不到我来操心。”

云潇松了口气，这才坐正：“你知道就好，王氏家族很排外，他们家的事外人不好插手。只要不是和王家有关，有什么事你尽管说，用得上云家的，你只管开口。”

和云潇熟了就知道，他平时虽然爱说一些云里雾里、玄之又玄的话，可当他坦诚对待一个人时，绝对很直接，不会拐弯抹角。

“我找你就一定是要你帮忙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”风轻尘说话没好气，随即却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很惹麻烦。

“那倒不是，只是麻烦这种东西，并不是你想避就能避的，你不惹麻烦，自有麻烦找上你，活在这世间，谁也别想独善其身，谁也别想超然脱俗。”云潇这话不知是在安慰风轻尘，还是在安慰他自己，反正他们两个都是麻烦缠身的主。

云潇的话引起了风轻尘的共鸣，风轻尘微微叹了口气：“你说得没错，这世间没有人能超然脱俗，浮华尘世，起起浮浮，牵牵绊绊，除了泥塑的神像外，哪怕是君临天下的帝王，也无法做到独善其身，更不用提我们这些凡人，红尘走一遭，自是要沾染那红尘的气息。”

“红尘的气息。”云潇咀嚼着这五个字，越想越是那么一回事，无论是挫折还是成功，无不是红尘中事，“你倒是看得明白。”

“看不明白也要看，人活一世，不就是图个活字，各人自有各人的活法，而不管为何而活，终究还是为自己而活。”无论是争名还是夺利，最终都是为了自己。

“你小小年纪，怎么就有这般沉重的心思？”云潇叹息道，要不是知道风轻尘还不到十六岁，他都要怀疑，这个女人已经二十五六岁了。

“经历得多，自然成长得快。”风轻尘很自然地解释道，云潇也不疑有他，毕竟风轻尘的人生确实坎坷，她的经历与见识，那些娇养在闺阁中的女子是无法与其相比的。

风轻尘无意继续这个话题，把身侧的丫鬟招了过来：“去书房，把我放在桌上的

礼盒拿过来。”

云潇挑眉，一听风轻尘这话就像是要给他送谢礼，可哪有人这样送谢礼的，不是应该登门拜访道谢的吗？

好在云潇知礼，即使觉得风轻尘这样做欠了妥当，当下也没有开口，反正他和风轻尘熟，这种小事他也不会计较。

趁丫鬟拿东西的间隙，风轻尘便问云潇云家药铺成品药的种类，还有市面上成品药的种类，发现如今市面上的成品药都很单一，而且每一家都不一样，各家卖的药都是自家秘方。

比如云家独有的荣养丸，这是一种保健美容的药，深受贵族夫人们钟爱，效果也极好，各府的太太们，更是把荣养丸当作居家必备的药物来吃。

云家的荣养丸红火后也引来别家的注意，有好几家药铺都曾推出相似药效的丸，名字也差不多，不外乎就是某某家荣养丸。

保健的成药种类单一，其他的成药也少，咳嗽、风寒、创伤药，都是只有单一的品种，虽说成品药赚钱，可品种少、销量也不大。药铺大多卖的是散药，按方子抓药，一般药铺也都会配一个大夫，看病抓药一起来。

听了云潇的话，风轻尘一扫刚刚的低落情绪，双眼熠熠生辉，即使她不擅长经商，也明白一个空白的市场意味着什么，如果她能拿出商品填补这个空白，那她闭着眼睛也能赚钱了。

风轻尘顿时热血沸腾，一想到赚钱，就忍不住两眼放光。

“轻尘你没事吧？”云潇被风轻尘火辣辣的眼神给吓坏了，他可不想被九皇叔盯上。

风轻尘连忙摇头，正准备提安胎药的事，丫鬟便把礼盒奉上来，风轻尘接过礼盒，打开……

云潇这才知道，风轻尘根本不是给他送礼，幸亏他没有多说，不然脸都丢尽了。

“云潇，你看这是什么？”风轻尘将小瓶子递给云潇。

透明的瓶子里面装着棕色的液体，云潇双眼放光：“好漂亮的琉璃瓶，不比苏家商铺的镜子差。”

风轻尘差点儿没吐血：“谁让你看瓶子了，我让你看瓶子里面的药。”

“药？里面是药？你拿有市无价的琉璃瓶装药？”云潇那叫一个惊讶。

难道这就是传说的贵族中的贵族，奢侈中的奢侈？这一小瓶能装多少药？直接拿个土罐装，不仅省钱，分量还多。

“让我撞墙吧。”风轻尘无力地拍了拍脑门，然后很严肃地说道：“云潇，咱先

不管瓶子的事，咱们先说里面的药，你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药吗？”

“什么药？”云潇也想知道，这得什么灵丹妙药，才用这么贵重的琉璃瓶装。

风轻尘的嘴角抽了抽，强忍着咆哮的冲动，按捺住性子，道：“这就是谢皇贵妃怀孕时喝的安胎药。”

“什么？”云潇尖叫一声，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无比激动道，“你说，这就是宫中传闻的安胎药？保了谢皇贵妃母子平安的安胎药？”

云潇连忙将玻璃瓶握紧，手抑制不住地颤抖，他遍寻不到的安胎药，居然出自凤府。

“谢皇贵妃的药是你给的？”云潇激动了。

“是。”看云潇这表情，风轻尘就猜到宫里的人传归传，却没有把她的名字传出去。想来是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她，好独占优势。

“天啊，你怎么不早说，这药你还有吗？匀一份给我成不成，我娘正怀着身子，大夫说我娘年纪大了，有流产的征兆。”云潇一脸激动，直接把风轻尘手上的盒子抢了过去。

“要是匀不出来，你把这份给我也行，我代我娘和未出世的弟弟妹妹感谢你。”云潇紧紧地抱着盒子，一脸防备地看着风轻尘，生怕她来抢。

风轻尘顿时囧了：“云潇，云大公子，拜托你别这么激动，这安胎药你要多少有多少，这又不是什么金贵的东西。”

“风轻尘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这还叫不金贵，你去外面打听一下，这两天稍微有点能力的人，哪个不往谢府跑，拐着弯儿地打听安胎药的事。这皇城别的不多，有权有势的人家多，而且哪户人家没一两个孕妇的。谢家太可恶了，把消息捂得严严实实，那些知情的人，似乎也约定好了一般，一个个高深莫测地不肯说。”

你拥有别人没有的宝贝，你就占了先机，要是人人都有了，那就毫无优势可言了，什么叫一技之长？这就是，很多时候凭着这一技之长，你就能站稳脚跟。

各大世家都有一两样不外传的宝贝，这就是各家的优势，而对于谢家来说风轻尘的安胎药就是他们家的优势，他们当然不愿意把这件事泄露出来。

这也就是宁国公世子夫人，对风轻尘拿助孕药给其他嫔妃而心生不满的原因，你给了别人，大家就都公平了，她家哪里还有优势可言了？

云潇虽然不抱希望，但还是找人搭了线准备去谢家拜访一下，不为别的就为他那个年近四十还怀有身孕的母亲。

风轻尘之前一直在宫里，出了宫便直接回府，还真不知这一茬，此时听到云潇的话，风轻尘抹了一把汗：“幸亏谢府和后宫那些娘娘都封了消息，不然我就惨了。”

一想到后宫那些女人的殷勤，风轻尘就一脸后怕，她真心没天赋应酬这些。

“你确实要感谢她们的自私自利，不然你就别想有清净的日子。”这皇城中有如如此的权贵，大家碍于九皇叔的面不会对风轻尘用强，同样风轻尘也要给人家面子，客气地应付。

得罪一个人没事，可要是得罪整个皇城的权贵，别说风轻尘就是九皇叔也扛不住，这就是所谓的众怒难犯。

“你要替我保密。”风轻尘连忙警告云潇。

云潇呵呵一笑：“要我保密可以，你拿什么贿赂我？”

“安胎药由云家来卖，怎么样？”风轻尘一脸笑意道。本想等着云家大公子变脸，结果云潇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眨巴着眼睛：“风轻尘，你说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”

“你没听错，我找你来，本就是准备和你合作一起卖安胎药，只是不知道这东西有没有市场。”风轻尘现在可以肯定，这药一定能卖得很好。

“有，有，有，太有市场了。”云潇这才回神，生怕风轻尘反悔，连忙坐好，招呼下人拿纸笔来，“轻尘，我们这就拟定契约文书，利润三七分，你七我三，所有的安胎药由你提供，我负责售卖。”

作为云家的继承人，云潇很清楚这里的利润，给风轻尘让利也很痛快，见风轻尘没有说话，云潇以为风轻尘不满这个利益分配，连忙解释道：“轻尘，我云家承担所有的成本，人手、运输的成本通通算在我云家头上，所有的利润只扣除药材的成本，你要的药材也由我云家按原价提供，如果你觉得三七分成不满意，二八也行，你八我二。”

二八分，这是云家能接受的底线，再低下去他们云家就什么也赚不到了，当然如果风轻尘执意要求一九分，他们咬咬牙也认了，就当不赚钱，借机打响云家药铺的名声。

云潇很明白，这个合作一旦谈成，即使他们云家一两银子也赚不到，也能借此机会打响名声，就此崛起，所以云潇让起利来也毫不含糊。

云潇的激动让风轻尘冷静下来，见云潇一步步让利，风轻尘神色不变，眉头却紧皱起来，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

“轻尘？你没事吧？”风轻尘不会后悔了吧？云潇郁闷了。

风轻尘神色严肃，摇头道：“云潇，那安胎药真的有这么大的市场与利润吗？”

看云潇把安胎药说得神乎其神，她担心会引人误会。

“当然有了。”云潇想都不想就应道，“我当你担心什么呢，原来是担心利润问

题，你放心，我保你不会亏，亏了算我云家的，赚了我们再二八分。有谢皇贵妃的先例在前，只要家中有孕妇，胎儿又不是很稳，为了孩子再贵也有人买。”

“不是，我不是担心银子的问题，我担心的是药效。安胎药没有你所说的那样玄，它没有保胎的药效。”虽说她的安胎药药效极好，可并不表示安胎药就能保证母子均安。

风轻尘很担心安胎药会不会引起什么纠纷，到时候云家就会名誉扫地。药品攸关人的生死，一旦出了差错、毁了名声，云家就再也无法在医药界立足，她风轻尘也一样。

说到这个，云潇也收起了激动之色，很认真地给风轻尘解释起来：“轻尘，这一点你大可放心，我们不卖假药，不卖害人的药，我们只要保证我们的药是好的，有安胎的药效，没有夸大胡说，就对得起病人和自己的良心。就如同我们云家卖的营养丸一样，我云家的营养丸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不管是药材还是药效都是顶顶好的，但是我们云家也不敢保证，每一个吃了营养丸的人都能无病无痛，青春永驻。

“诚如你说，我们卖的是安胎的药，给孕妇和胎儿提供营养，只是为了让胎儿更健康，这不是保胎的药，也不是能救命的药，就算是保胎救命的药，也没有哪个大夫敢说，他的药一定能保住胎儿。所以你不用担心，你只要保证你的药是好的，对胎儿有用就行。”

做药就是做良心，他们云家的药卖得比别家的贵，可生意却比别家的好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他们云家的药从不以次充好。

风轻尘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，笑道：“你说得有道理，是我想多了，我只要保证每一瓶药的效果就好了，我虽然讨厌麻烦，但也不怕麻烦。”

外人夸大其说，那是外人的事，只要他们卖药的人不夸大就行了，想通了这一点后，风轻尘不再纠结，专心和云潇谈合约的条款，还有利益的分配，云潇给她的利润很大，但她要的利润不是这样分配的。

交情归交情，生意归生意，要白纸黑字立契约才行，这点风轻尘绝不含糊，风轻尘直接将不得夸大药效等相关事项写在契约里，如有违约，云家要负全责。

关于利润分配，风轻尘和云潇说明，她提供所有的成药，所有的药材和制造成本都由她负责，云家只要负责售卖就行，云家的利润是一成。

云潇从小接触药品生意，他能理解风轻尘的做法，药方要是流露出来，风轻尘就没有任何优势了。

虽说利润只有一成，但绝对比云潇所说的利润二八分要高，就算百分百的利润，也要扣掉一半的成本不是，云潇不是笨蛋，爽快地应下了，只提出在未来的三年中，

凤轻尘手中的安胎药，全部由云家药铺独家售卖。

凤轻尘本就没打算自己弄或者与别人合作，如果云家敢要她，大不了她不卖就是，反正银子这种东西能赚就赚，不能赚就算了。

两人又逐一将契约上的条款仔细斟酌一遍，确定没有文字上的陷阱后，凤轻尘爽快地按了手印，云潇也拿出云家家主的印章，当场盖上。

可见，云潇明面上是继承人，实际上云家已由他当家做主。

合约签好后，云潇也不客气，让凤轻尘先给他准备三个月的安胎药，他要先给他娘带去。凤轻尘笑着答应了，云潇说到要付给她银子时，二人才发现，他们都把合约立好了，却忘了定价。

“我们再签补充契约。”作为一个商人，却犯这种低级错误，云潇表示很羞愧。

凤轻尘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理由，她没有做过生意，不知道这个是理所当然。

“轻尘，你打算如何定价？还有你的药全部用这种琉璃瓶装吗？”一想到这个，云潇就一脸肉痛，到时候这瓶子的价格都比药价高。

“不是，有两种包装，一种是用琉璃瓶装，还有一种是用特制的袋子装，两种的定价也不一样，你等等，我去拿给你看。”其实就是一种精装，一种简装，药效是一样的，不过凤轻尘决定一个定高价，一个定低价。

她希望，普通人家的孕妇需要这种药时，也能买得起。

凤轻尘亲自去取安胎药。云潇虽然着急，但还是乖乖等着，然后不停地想着安胎药的前景，还有云家药铺的发展。

“凤轻尘真是我们云家的福星，不对，凤轻尘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福星。”云潇咧嘴大笑，合不拢嘴。

九皇叔进来后，看到云潇一脸傻笑，颇为惊讶地咳了一声，把云潇吓了一跳，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：“九皇叔。”

九皇叔没有笑话他，只是点了点头，反倒是云潇自己不好意思了，耳根红得发烫，不需要九皇叔问，就解释起自己失态的原因。

这种事是瞒不住的，就算要瞒也不能瞒九皇叔。

“凤轻尘和云家合作卖安胎药？”在外人眼中，九皇叔无论是生气还是高兴都是一副表情，那就是面无表情，所以云潇根本不知九皇叔是在生气，听他问起，便殷勤地指了指桌上的琉璃瓶，兴奋地道：“就是这个，轻尘之前送给谢皇贵妃喝过。”

“是吗？”九皇叔拿在手上把玩，冷笑道，“倒是好东西。”

“确实是好东西，最近打听这安胎药的人很多，如果普通百姓也能买到，对有身孕的人来说，是一大善事。”在九皇叔面前，云潇绝口不提银子的事。

提银子多俗，他们所做的是为百姓造福。

九皇叔挑眉，应了一声，没再说话，云潇也识趣，乖乖地坐好，不再多言。

风轻尘拎了一大袋子的药，都是送给云潇母亲的，她一进门第一眼就看到了九皇叔，发现九皇叔似乎不太高兴，风轻尘也不敢多言，招呼了一声就飞快地与云潇定价，好把云潇打出去。

价格很简单，琉璃瓶装的一盒有三十瓶，一百两银子一盒，这是一个月的量；袋装的一盒有两袋，也是一个月的量，风轻尘本想定个几百文的低价，让普通百姓也买得起，可云潇说的也在理，价格太低了人家不敢买，会觉得药效不好。

这就是消费者心理，在不懂的情况下，便认定贵的就是好的。风轻尘无奈，最终选择了一个她和云潇都能接受的价格，一两银子一盒，贫苦人家是绝对买不起的，普通人家勉强可以买得起。

至于一百两银子一盒的，有九十九两是那琉璃瓶的价格，日后市场上甚至对这琉璃瓶兴起一股收藏热潮，有不少人家就是冲着那琉璃瓶而去的。

价格拟定好后，风轻尘又提了一条，那就是贫困人家的孕妇可以去云家药铺申请免费的份额，经大夫核实后确定孕妇有这个需要，由云家药铺免费提供，费用由风轻尘承担。负责核定发放免费安胎药的人，由云家和风轻尘共同派人负责，需要详细登记免费申请人的情况，以方便日后核实。

云潇对此没有任何异议，横竖他都能赚名声，还不影响他获得利益，只不过这里面有很大的油水可捞，云潇说他要回去商量一下，约定一个详细的章程。

一切谈妥后，云潇迫不及待地想回云家，给云家上下报告这个好消息，风轻尘以眼神询问九皇叔，云潇可以走了吗？

九皇叔点了点头，即使他什么也没说，云潇也懂得保密，再加上现在云家还要依靠风轻尘，云家更不会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。

云潇走后，下人也很知趣地离开，留下九皇叔与风轻尘独处。

“你心情不好？”风轻尘亲自倒了杯茶，递到九皇叔面前。

“哼。”九皇叔端起茶，轻啜了一口，总算消了一点气。

风轻尘挑眉：“谁惹你了？西陵天宇还是我？我好像没做什么吧？”

风轻尘不认为九皇叔会和她计较王锦凌的事情。

“你什么时候和云家走得这么近？”九皇叔知道，依风轻尘的脑子，他不说明白，风轻尘一辈子也不会知道。

估计风轻尘现在早就忘了云家曾向她求亲的事。

“进宫前，云潇曾来找我，让我做云家的供奉大夫，我答应了。”风轻尘不认

为这有什么错，她不是九皇叔的所有物，她有权结交朋友，也没必要事事都向九皇叔报告。

“云家的供奉大夫？云家已大不如前，云家供奉你只是想从你身上谋利。”九皇叔虽然不满，但也没有强硬地要求风轻尘解除与云家的供奉关系。

“如果云家没有利益可得，他们也不会做，这种事本就是互惠互利，没有利益的事情谁会做？云家想从我身上牟利，我又何尝不是在利用云家这个招牌？”医药不分家，只有互惠互利，才能走得更远。

“你从云家身上得到的，本王都可以帮你得到。你与其跟云家合作，不如跟苏文清合作，苏家的药铺也不差。”说来说去，九皇叔还是不高兴，因为风轻尘有需要时没有想到他，有好事时没有想到他。

风轻尘也曾考虑过和苏文清合作，但相比起来她还是觉得云家比较好：“云家只做药材，而苏文清的生意太杂了，和苏文清合作我除了得利外，什么都得不到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我不认为云家有什么不好，云家对我来说最合适不过，再说要不是云家没落，云家也不会看上我。”

“所以，你就连一丝风声都不露，便与云家签订了合作契约，如果不是本王碰上，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本王？”九皇叔心里那叫一个堵呀，风轻尘的事，他居然是最后知道的。

风轻尘确实没打算告诉九皇叔，她不认为这件事与九皇叔有什么关系，风轻尘定定地看着九皇叔，一脸认真道：“九皇叔，是不是我做什么，都要先告诉你，征得你的同意才能做？”

“这样最好。”明知风轻尘说的是反话，九皇叔还是应下，他希望风轻尘能多依赖他一些，能与他再亲近一些。

“九皇叔，我事事都要征得你的同意，那么你呢？你做事前会不会征得我的同意？”她知道自己不应该要求平等对待，但她心里窝火。她从不干涉、过问九皇叔的生活与私事，可九皇叔却想插手她的生活，让她像菟丝花一样依附他，离开他就无法生活，这未免太过分了。

她风轻尘不是东陵九的妻妾，九皇叔没资格要求她这么做。

“这不一样。”九皇叔固然欣赏风轻尘的坚强独立，可男人根深蒂固的想法让他坚定地认为，就算风轻尘不依附他，也该事事与他商量，至少让他知道她在做什么、与什么人交往。

风轻尘没有争辩，也没有和九皇叔谈什么男女平等，风轻尘只想表明自己的立场。

“九皇叔，上面所说的那些，我通通都做不到，我不仅仅是风轻尘，我还是凤府的主人，我肩上是整个凤府，作为一家之主，我要有自己的判断，要有自己的眼界与立场，我不能事事都听从你的安排，哪怕你是为我好也不行。作为凤府的主人，我必须长大，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没关系，这是作为一家之主必须承担的事情。”

九皇叔沉默不语，风轻尘知道他还是不能理解，索性将话说明白：“九皇叔，不管将来会怎么样，在我还是凤府的主人时，能做我主的人就只有我自己，我有权决定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，有权处理自己的私事。”

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风轻尘无父、无夫、无子，就算拿礼教来说她也没用，她风轻尘从不在礼教约束的范围内。

她爱九皇叔，可还不至于卑微到为了九皇叔而抛弃自己的本性，把自己变成九皇叔想要的人。

九皇叔承认风轻尘说得有道理，只是……

“风轻尘，本王不会害你，本王是为了你好。”

这一点，风轻尘从不怀疑，但是：“九皇叔，你认为好的并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有我的人生，我的生活。”

见九皇叔的脸都绿了，风轻尘叹了口气，软言道：“九皇叔，如果我事事都要问你，事事都要向你汇报，你告诉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，那我就不是风轻尘，而是你手上的一个提线娃娃，那样的风轻尘，还是你想要的吗？”

她也希望九皇叔更温柔、更体贴，能时时陪着她，天天对她说甜言蜜语，隔三差五地来个惊喜，她使小性子也能哄着她，可如果九皇叔变成这样，还是她喜欢的那个九皇叔吗？

不是！所以即使她想要这些，也没有想过要九皇叔改变自己，同样，九皇叔也不能如此强求她。

风轻尘看着九皇叔，等他回答，九皇叔语塞，只看着风轻尘不说话。

风轻尘说得没错，如果风轻尘事事无主见，凡事依赖他，那她和秦宝儿有什么区别？他还会喜欢那样的风轻尘吗？

九皇叔发现自己不经意间走入一个误区，他希望风轻尘能更重视他，更依赖他，离不开他，可他忘了他喜欢的从来都是独立坚强的风轻尘。

这件事他需要好好想一想，理一理。

九皇叔闭上眼睛，手指轻敲扶手，熟知他的人都知道，他这是在想事情，风轻尘默不作声，坐在一边陪着九皇叔。

她相信九皇叔会想明白……